

内存已满舍不得删？ 你没准得了“电子囤物症”！



网络图片

什么是“电子囤物症”？

在学术上，它被称为“数字囤积症”，指的是“数字文件的积累致使个体降低目标检索能力，最终导致个体的压力和混乱”。相较于将杂物堆在房子里、影响自己甚至周围人日常生活的“囤积癖”，电子囤物似乎更为“无害”——毕竟电子囤物不影响他人，也不会压缩生活空间，最多为了更大的空间购置些硬盘，或是屈服于云盘限速而付费成为“尊贵VIP”。在信息的汪洋里，“电子水滴”永远不嫌多。

如此一来，“拍照”“保存”“收藏”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功能。老师讲课太快来不及记笔记，板书课件拍下来“等下课后再看”，但似乎要囤到期末考试才会匆匆瞟两眼；博物馆里的文物介绍太长，随手按下快门便仿佛知识尽在掌握中，走马观花看文物也变得心安理得，拍了就是懂了；上网冲浪偶遇可爱表情包一定要存下，说不定就会在明天聊天时用到；至于那些“一图教你……”“人生必看片单”，一键转存到网盘里，总能带来满满的安全感，“等亿会儿就学”。

与此同时，“电子囤物症”还表现为光储存不删除。知名的硬盘厂商“西部数据”曾在美国开展了一项针对人们数据存储习惯的调查。调查走访了2000位受访者，结果发现，52%的受访者从未删除过电子设备上的任何文件、程序或数据，33%的人表示手机上或其他设备里存着10年或者更久以前的文件。41%的受访者想尽办法保护好自己存储的图片和视频，如果不得不删除，78%的人会把文件转移到另一台设备上。

保存了25256张照片的手机相册，塞满了949条待看课程的视频网站，已使用2485G内存的网盘……

假期盘点自己存下的数据资料时，林妍一度有些震惊。其中一些记录了人物和场景，是不能抹去的“旧时光”，更多的是场景动作重复的照片、躺着吃灰的电影资源和课程链接。但想清理时，却很难下决心把它们挪进回收站，“万一到时候能用上呢”。林妍觉得，自己仿佛成为了一只“数字仓鼠”，在“电子囤物症”的驱动下疯狂囤积信息，总舍不得删除。

为什么人们会忍不住“电子囤物”？

有人说，舍不得删除的电子物件，有时候承载着内心的依恋情绪。相册里和爸妈报备回家的微信截图、偶遇一朵爱心形状的云彩、出地铁站撞见的粉紫色晚霞、博物馆里无意拍下的拥有迷之微笑的古代人俑，甚至同一角度的N张自拍……“虽然都是略无聊的照片，但回看时会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时间大盗，在按下拍摄键的瞬间，窃取了世界的一块碎片。”而保留一切信息“碎片”，是不想因为删除存档，抹去曾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经历。

除了作为解决内心需求的情感性存储，电子囤物也是一种为获得安全感的“工具性存储”。传播学研二学生陈晓林的网盘里保存了大量与专业相关的电子书，因为书籍较难找到，陈晓林常常选择保存下来，

“不保存下来害怕以后会用得着”。虽然现实情况往往是——储存电子书的文件体积越来越大，用处却不大，甚至从未打开过。

“不敢删，删了就怕到时候会用到。”很多人如此形容自己“电子囤物”的原因。只不过，“到时候”到底啥时候来临，没有人能知道，有的甚至成为了玄学：在手机里没有用到过，一旦删除立刻就需要。

电子囤物还是碎片化时间的产物。有网友说：“当你等公交时正准备阅读一篇科普推文，车来了，你是把文章看完还是先上车？这时候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将这篇文章加入收藏夹。”急速发展的互联网社会下的信息过载，让人们产生了知识焦虑。提前囤积知识，便成为碎片化时代延迟处理信息的重要方式。

电子囤物囤多了，会造成一些困扰

网盘内容太多，无序分类导致资料检索难度巨大，“到时候”来临了也找不到；有时，占有资料的满足感和缺乏知识的恐慌感只有一步之遥，只做知识的搬运工，容易被“吃灰收藏夹”带来的无力感淹没。

当然，也不用因为电子囤物而过度焦虑。公共管理专业的罗兵自称是一位拥有近20块500G以上移动硬盘的“重度电子囤物者”，他表示，储存电子资源是生活乐趣之一，唯一的麻烦就是找资料时的确头痛。

在罗兵看来，囤积的电子物件如同一块块碎片，每一个碎片就像随机浮现的拼图，我们是捡拾拼图的人。“如果捡到一片扔一片，全部堆积在身

后，与收集垃圾无异。如果有意识地分类收集处理，它们就是以‘连载方式’来到你身边的数字资源。”罗兵感慨，“对于我而言，硬盘坏了比桌面乱了更具有杀伤力。”

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，囤积是一种应对现实的必备技能，无论是物质还是数字。我们要注意过度囤积背后潜藏的问题，若因为电子囤物“压力山大”，影响到了自己的日常生活，需要及时调整。例如做好分类管理和“断舍离”，让收藏夹不“吃灰”。如果电子囤物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，不用过度焦虑，按照自己的学习和整理习惯来就好。每个人都能成为独立的主体，而不是数据的奴隶。

（据《中国青年报》）